

南
潯
鎮
志

集詩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二

次龐夷簡禮部兼寄近況

歸安趙孟頫子昂

故山深處桂陰濃，雲碓無人水自舂。
玉友一樽爲老伴，木奴千樹當侯封。
宦途坎壈謀身拙，病骨支離觸事慵。
早挂一帆歸去好，五湖煙景最情鍾。

末云園丁遠報山圃久蕪，水碓空設，不覺悵然與秋風之感。足下先隱湖潯，愚達倍徒僕從之晏矣。不勝祇服檢得示韻奉酬，言不盡意。陝帖模糊內司本近值湧覓昇元本報奉孟頫頓首。

感懷呈龐夷簡修撰并柬張幼度

附柬

臨海陳孚剛中

夷簡太史足下昨得寄張應奉書識視禮部事柄鑿居
半及讀與趙承旨詩八章又夢落松陵茗水間矣烟水
漁村不換燕市惟盧彥威識得此意不意承旨亦處濃
慕澹也興言及此望雲之思惟僕最切第恐執政不諒
兩人耳外呈二詩見僕於禁直岑岑良苦夫復何言友
孚載頓首

濫直承明署身閒似地仙雖無官長罵未敢酒家眠瘦已
寬朝服貧須乞俸錢最愁親舍遠夢繞白雲邊

五湖煙浪闊短棹早歸休有母思臣密無人問客周關河

雙鬢晚風雨一鐙秋畱取金鑿夢寒汀對白鷗

徐士原畫

潯陽張羽來儀

營邱老仙百世師後來學者有郭熙寒林平遠世豈有往
往贗本傳其疑吳興徐卿好心手貌得郭熙定真否二三
隱人長松下茅屋正對青山口前者迴顧後者恭抱琴偏
僂隨孤童世間豈復有此輩定是栗里柴桑翁請君更試
虎頭筆爲寫我像參其中

聞嗣成孫被放後往遊泰山喜而作此問之

董份

爾從被放過東蒙計日遙登泰岱峯吳觀試曾看白馬秦

松尚復繞蒼龍瓊碑十丈那無字玉檢千年自有封策馬
徧經探篋處射牛應可得遺蹤

茗雪逸仙歌

董嗣成

心山趙翁高隱先輩也自號爲茗雪逸仙蓋庶幾黃孫
者倫歟余與先生爲忘年交十載前曾爲賦此橐已脫
未及錄也自計偕別先生歸而先生沒矣遺命尙索余
詩其嗣子石澗君持舊橐來致先生之命覽之泫然出
涕又怪舊詩不可讀遂爲別撰一篇亦吳季子挂劍意
耶

按青棠集無此序又詩中
刪去六句今從墨蹟卷子

吾聞天目山高三萬六千尺雙穴澄泓天眼坼湯湯兩道

趨吳興青天蜃氣時騰擲匹練奔流直東注下會潯川一
曲蜿蜒凝寒碧綠樹蒼林互冬夏寺鐘漁鼓通晨夕中有
仙人廬其翳薜荔爲衣芙蓉裳曾向長桑乞得上池水視
人能見垣一方朝采五芝暮拾蕨煮來白石片片充飢腸
數椽茅屋閒吟嘯五湖煙月供徜徉胸中一一爛星斗淋
漓泉石筆下走鑿坏不迎結駟車有客常過問奇酒架中
多貯鄴侯書門前盡種先生柳年餘八十尚爾酖朱顏清
溪日日拄杖聽潺湲不是歲星隱金馬但見紫氣滿函關
函關青牛一去後華表千年白鶴何時還自我之出風塵
隔自君之往煙雲寂遺得詩篇不忍看爲君復裁新詩兮

長歎息狂歌忽憶黃公壚月明愁聽山陽笛

旌志詩

董斯張

歲在丙午子第五兄幼而疾且殆吾嫂茅也刲股爲食
斬生之嗟夫嘉耦曰妃倫維首屬世風波逐大義誰聞
夫其婉孌妙年出自高族而慨然含毒茹楚矢報所天
此其堅貞旌操奮志誓死豈第帷帟之情兒女子常態
耶天道茫昧云胡勿援人隨琴絕禍之已甚爰綜其終
始勉綴斯詞稍極哀怨之致焉

蒼林蔽陽景崇岡慘陰靈原野曠蕭條清蟬驚且嘶兩國
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自陳賤妾多苦懷昔年十四

五自謂碩且頎姱容粲明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木難石
體被明璣習彼傅姆訓兢兢行露詩十六猶未笄十七爲
君妻緩步入君門中庭樹桂枝綺疏延清旭高樓下臨谿
錦衾間角枕華燈照層闌柔情婉以變獲奉君子儀君子
素開美跡弛稱妙才焜耀丹霞裳皎潔青雲衣腰間墨陽
劍前後流光輝女蘿亦有根高松亦有柯蒲葦締綢繆盤
石牢不移雝雝雙鳳凰兩兩鳴相諧夫君且安坐聽妾前
致詞懷安實敗名古人有良規維子邁多難家聲日成墮
努力讀父書中饋妾當治良人語我婦卿言信足師下里
越見聞吾將遠行嬉遙遙入京國我行卿可隨堂上有老

姑短髮亂於絲，
儻飽卿勿慮。娣姒羅中帷，
別時再拜言一歲。
還復來來爲老姑，
壽祝姑日康熙。賤妾乘魚軒，
驄馬觀郎騎。和颺叶玉鸞，
朱光曜金羈。壯哉帝王闕，
崢嶸何崔嵬。崇臺倚蒼冥，
上樹九丈旗。蘭宮達芝房，
杏梁接文樅。千門復萬戶，
列肆陳瓌奇。軒蓋揚黃塵，
意氣逸路逵。其君睇繁華，
貞靜恒自惟。生兒名阿麟，
吉夢維熊羆。夫婦笑相向，
今者樂何其。輕刀泛故土，
澹澹隨風移。萱草鬱青青，
誰娛良不貴。賓客闐廣筵，
賀子早還歸。爲客烹肥豕，
肴核紛難齊。出君荆南酒，
蕩漾白玉卮。吹笙復鼓簧，
塤篪交參差。晚晚日云暮，
歡餘旋致悲。洪濤激平陸，
禍至無端倪。獻歲春正

月遊疾俄在斯纏絲忽逾旬骨立神亦疲豎子居膏肓主
人命將危臥尋經晨夕痛子枯形骸筮短龜何長皆言不
可爲枹鼓勤靈覘藥餌疑羣醫此時心若然萬術窮何施
賤妾聞遺語人肉能瘳羸百身如贖君糜軀奚足辭手攜
金剪刀悲極莫能持揮刀剗素膚或恐旁人窺斲割豈不
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作糜進君君不御妾
身將安依良人易簣頃嗚咽語復遲細君無我悲命也其
何尤我有阿母存溫清幸弗虧弱息方在抱藉子終提攜
孳涕爲君言寸心矢靡猜與子同一體中路長乖睽請君
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皇天泣盡血繼之日月黯其

光川爲咽不波千秋一相訣執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疑
召鬼伯催魂魄散四野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惚鄰
妖魘九京宵冥冥安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
阿麟隨婦行呱呱索父嗟撫棺一長號長號將自裁老姑
前搥胸婦胡不再思子言猶在耳衰年迫崦嵫弱息才一
週顧復當賴誰長跼起相謝義訓聞敢違請今毀故飾升
樓去其梯繡襪羅衣裳一一捐塵泥朱扉刷白墜元帳易
素幃理妾篋笥中七寶璫瑁釵感君舊相贈物在人已非
惇惇歎獨影緘閉無復開夫君夢中見宛若平生妾丙夜
起傷徨孤坐還成疑昔時鳴倉庚倏忽聞莎雞追尋歡笑

端慘慄增余哀上者奉衰姑下者鞠嬰兒妾心皎如日慰
子長夜臺妙齡失所援同穴以爲期倚桐高百尺乃生南
山陲修幹拂元霄孤根託層崖斲成瑟與琴朱絃黃金徽
發爲清商曲淒惻孰者知清渭流春冬圃與涇水偕哀鴻
西北來翔翔以徘徊行人不忍聽況余親宗支染翰作此
歌未歌淚先垂

垂白行贈詹淑正

詹故爲伯氏客
工篆籀之學

董斯張

詹生垂白忽來訪使我低頭三歎息依稀十五年前事須
髯戟張鬢猶黑雕蟲舊業今未衰驅馳東土不遑食懸河
之口駭四坐是翁矍鑠尚多力破裘穿履執角巾不念在

家妻子貧王門曳裾寡心賞空懷劍術何處陳我有阿兄
重意氣與君一見相情親死逾九秋猶無墳中路夭折多
苦幸螺杯流紅淚如霰我爲其弟君其賓世事變幻若泡
影榮華凋落安可論生前斗酒且同樂湖海會合原有神
石今北向秣陵寺五更鐘鳴愁殺人

白鶴行贈周虞卿

董斯張

虞卿乙丑春七袞矣昨三千里謁里中相公遇殊厚比
六歸猶甌塵余哀其老而窮愁爲作白鶴行弔之昔人
尚蠅弔往今以白鶴弔生試令樵青作淚汝歌一闕
河郎當一顧否

白鶴雲愁渡江面
鐙前吹盡梅花霰
但見蟪蛄當戶織
紫錢滿庭沾不得
寸田尺宅春茫茫
七十老人歸自傷
往年眠雪幽州市
丞相款扉屏
掾史高軒卻自朝天至
醉魄如山搖未起
有辱那學君卿
癡五侯何物絳
雙眉歸來解裝
諸女問老骨
虞翻凍堪忍
囊攜河上一編書
褰衛馱還不曾
損楚萍泛雨
命若煙偷兒
猶如王家氈
夢回劍折夷門
道俠客精魂
道邊草石頭
鍊出穠華天
桂薪剛遣侏
儒飽漁蓑
歷船當敵廬
只網珊瑚不
網魚鮫人瀉
淚一萬點
化作金膠青
玉盃幅巾斜
聽黃鸝晚

聞非翁卜居潯上

董說

志廿二
一事猜君野計疎樵船疊架載圖書應憐山水苕溪好得
見移家畫裏如蟹舍朱顏楓葉醉松窗綠髮雪晴梳木蘭
製楫絲編纜相望柴門鑿小渠

非翁擬遷溽上詩以促之

董說

苕溪古寓公詩筆例高秀先生冰雪文翠與晴峰鬪杯擎
西塢茶花種秋籬豆余將覓漁路敲門問奇籬

黃九煙居士重過寶雲

董說

不朽文章感慨餘未成吳越卜新居北天簫鼓仙韶學夢
國河山太史書自言將製北俱盧傳
奇又有夢史高一尺岳記清裁空左馬禹

碑真訣授樵漁

並隸九
煙事

何年去挈東籬叟

謂湘中
陶仲調

三笑重

將旅抱舒

送顧甯人之茗上

上元王黃元暉

良史才名未可刪天心命爾試諸艱休云六代鞍顏謝直
取三長駕馬班燦燦春華榮檣木煌煌夏鼎燭神姦書成
自指茗溪水一片丹誠告蔣山

君僑寓蔣山。沈登瀛按顧先生應吾潯莊氏之聘

送黃九煙先生

吳江潘鏐雙南

對酒真傷萬古心驪歌初動氣蕭森月明天與人同醉歲
暮情將海共深世路不須悲險阻丈夫應自識升沈潯南
歸去還高臥書滿牀頭雪滿林

鄴衣至潯與談近事有感

吳江包咸自根

別離秋欲晚
南北尚鳴笳
雨闊三江水
霜催九月花
青溪空落日
白下走寒沙
逐鹿應難定
相看惜鬢華

潯上董復園使君治螺川有善政詩以紀其事

閔南仲

嶺北湘東烽燧舉
妖童少婦城頭土
母求死子妻失夫
千村萬落無甯宇
已看豔玉委泥沙
更見嬌紅墮風雨
想魂尋夢春淒淒
死別不如生別苦
螺川通守天下稀
哀厚遺黎同子女
一聲威鳳鳴朝陽
孤鴻寡鵠皆成雙

右此離曲

油田山谿高峯聳
一夫當關萬夫卻
山岷鹵莽弄佳兵
錫簫土鼓充饒鋤
秩宗後裔今王祥
安車徐度忘邱壑
春風

電轉鸞化鳩手握渠魁解其縛千井弓刀變耒鉏兩年逋

賦歸局鑰慮我則虎撫則人金雄好語懷郭文

右油田謠

禾川荒畦多且久白日蒼茫照稂莠石田悉索供官糧
米贏餘造私酒鴉飛欲墮蛇倒迴若箇官人能履畝董侯
學道有英標靈雨薰風隨馬首畫圖析壤民吏驚判別宮

商分卯酉田清稅足無照瘢口碑鬱律山川壽

右辰畝謠

井梧著雨秋如穀螢火晶晶夜深綠東鄰桃李少年兒化
作衝衣白蝙蝠籜冠小兆夕陽西倚風三弄神絃曲使君
恐誤百年人石作闌干護幽獨清於古鏡直於虹土花碧
眩蟾蜍目青禽何處忽飛來井上雙雙夏寒玉

右井榦辭

徐松之先生過訪

董樵

淺水輕橈剡曲船，奚囊鶴髮意翛然。挾持烟水詩人筆，

松

方刻百城烟水至潯樓訪遺跡

來際風霜落雁天。懷抱每從遊屐展，編摩

先藉梵宮傳辟疆。老去吟壇冷品藻，端歸杖屨前。

閔孝子詠

歸安吳晉介茲

古來忠孝節義之事，並起于一念之血誠。至于成敗利鈍，非所計也。閔孝子當父垂死而毅然剖胸割肝以救之，此真足以動天地。蓋古今矣。而論者以父卒不起爲憾，此出于孝子引慝之誠，則可。若旁人以此苛求，則必其父永不死，則必孝子先其父以死，則必其父每一病。

至孝子一割肝而父之壽算無疆孝子之心肝有盡而
空腹槁形以死非篤論也世界不墜賴此等人凡有心
者可無詠歌以永其事乎

按晉吳閔孝子傳云父病雀
然而此云父卒不起互異

墨胎叩馬諫不能挽頽商武侯出師表無裨漢淪亾事皆
人力所難濟師心創獲奮若狂深悲極痛在一時千古藉
以維綱常世儒理道膠心腹周身矩度安且詳動云守身
以觀變作事無令元氣傷一朝時艱及勢阻依違傳會多
徬徨坐令大地病頑懦盧扁無以起膏肓寒夜挑燈論今
古如意敲碎愁茫茫吁嗟乎閔孝子目不見書史口只談
農桑披肝瀝膽奇絕事胡爲乎不在通都大邑而挺生于

寂寞之窮鄉吁嗟乎安得一掃天下學士大夫奄奄泉下之習氣而徧灑以孝子熱血之一腔

夏永賓尊翁降乩記事

紀官

昔有遠方客抱病溲之溜深夜汲溪水水際逢仙姿修髯飄長袖一丸忽贈貽服之卽慶使長跪詢所來云我寓洞庭王氏室相期似夢猶未釋依言往叩之堂懸呂祖像宛如與藥時又我五世祖假寐無所思夢入湖濱宅稠人乞賦詩相忘已匝月其人來致辭懷中出夢句撫掌共愕貽二事非浪傳今有合璧奇聞述玉崖子沒後猶濟施憑乩降南村點筆病者羞感而請姓名五言聊自怡覽者知先

生絮酒奠庭階嗣君雖卻謝時祭虔不衰始知天壤間正
氣爲撐持

裘莊丁母蔣貞媛歌

董友松

吁嗟乎烈婦易兮節婦難榮枯閱盡冰霜寒鵲唳深夜不
敢泣一身長作霄淵看茹荼飲血未亾人喻如纍石排驚
湍慘澹經營生死間絕者使續危使安陰窳旣埽白日淨
拮据初就心枯乾豈念同生不同死但恐一死之後宗祧
反手成波瀾吁嗟乎烈婦易兮節婦難裘莊貞母有文姬
相夫未終影獨悲淹畱薄命蒼天地寸絲欲繫懸崖摧吁
嗟乎節婦之難難于生百罹孤鴻杳然去不返寒雲漠漠

風淒其熊丸味苦能療飢織月聲哀能養軀負土辛勤學
兪母蘋蘩勿替垂清規庭前林立盡孑然蘭英桂粟標孫
枝秉心幸無負夫子冰心豈肯求人知不有採風紀彤管
芬芳委置空山陔吁嗟乎節婦之難難于死而彌耀投機
斷髮稱來茲

朱烈婦

董友松

溽東朱氏子疾已篤矣取婦未半月歿于上巳日越七
日婦遂自經于寒食之夕

飛花如雲白日暗燕澀鶯酸春冷淡冰心一片月三更夢
斷殘燈鬼猶瞰淡句不成連理枝風雨俄驚又一時吳絲

蜀桐彈不徹從苑黃泉作寒食

朱烈婦方氏哀辭

董師植

雲迷總帳月痕虛獨鵲含愁賦索居泉路從容尋舊夢香
微燈淡影疎疎

明月篇

董師植

閔子耐庵名南仲宮保曾泉公之孫儀部園客公之子
也少有逸才不事家人生產舊業蕭然僦居滯上十年
所矣性落拓復喜嬉遊人鮮矜式余愛其才作短歌以
贈焉

明月皎如珠我心潔如璧珠璧燦朝霞光輝耀王國明月

志廿二
士
爲君憐我亦爲君悲伏櫪贈君明月珠月明照沙礫願君
掃霧復犁雲手挽長河滌魂魄雙壁自連城璀璨同今昔
邀我五湖遊浮家還汎宅弄月吟風吹鐵筴

誌異

紀端

馬遷合傳豈稱工潯水東南得二公不飯十年沈備老無
眠終歲董江翁

挽萬里揚

釋秉融

萬里揚先生者甯國之高士也少習經史及長恬退酷
嗜青囊好談元理氣宇溫和胸無圭角名山大川無不
遊覽因寓於潯晨夕往來瀾茗清談瀟灑之風溢於眉

嗟我庵建塔於邛城山擇日定穴渎有賴焉不意今秋
溘焉長逝余適在維揚不得面訣感念疇昔詩以悼之
幸遇桐邛公之賢裔修益曹公親視其疾經理其喪旅
櫬得歸終全交誼求之于今罕有其人亦莫非有宿緣
在焉

一夜淒涼赴九泉小窗愁對月孤圓離魂徒設家中奠生
面從教畫裏傳到處爲人封馬鬣問誰代汝卜牛眠故交
茗上情難盡空向天涯焚紙錢

節烈篇爲夏編修弁南妻姚孺人作 謝 洲

生亦誰不貪乃獨捐棄之哀哉上林鳥相背成孤飛憶昔

初入門蓬華相因依軋軋弄機杼琅琅誦文詞機聲與書聲往往至鳴雞中間舉兩雛一女復一兒女能學鍼刺兒能竹馬嬉團圞在家樂雖貧亦不辭及君被鄉薦襍被出里扉求榮以養親豈怨生別離送之及中門不敢雙淚垂是年君下第馬首復南歸慷慨益勵志僧房長下帷家務戒勿聞省親乃一來計偕又北上從此相見稀天街縱闊步羣仙接階梯編檢供史職敢作家室思永爲燕雲客夢或來茗溪妾時居深閨夫子豈不懷官清家益貧安得輿馬資惟恃兩弱雛熒熒歷歲時奈何生不辰一子中道摧椎胸更呼天血淚日夜滋久因得瘵疾長愁身亦羸幸賴

存此女視如瓊樹枝君時數寄書迫促詣京師妾念病未
痊可使君無嗣辛勤覓側室此行挾與偕遲遲至仲夏毒
暑蒸路歧我女最孱弱不耐車馬馳中途抱危疾幾不及
王畿見爺纔一面卽日歸黃泥妾固痛欲絕君亦失聲啼
並無聚首歡但有生死悲妾乃復大病君爲日護持參苓
頗艱難終日顰雙眉妾愈君疾作沈沈屢瀕危自夏復逾
秋呻吟臥重幃藥石總勿效一旦隔夜臺夫乃婦之天夫
死婦當隨世或有不然是糟糠妻斬然僅一身偷生欲
何爲決意遂投繯君先妾來追忽爲左右覺喚我孤魂回
又言扶輓難非汝將付誰斯言亦有理強畱固所宜遙遙

出國門歷歷踰青齊眼見來時路觸處增涕洟江南又在
望不日返舊居妾形雖故吾妾命已如絲又念是命婦亦
當知禮儀維揚買朝衣姑蘇買冠帔舟中密密縫朝夕自
提攜須臾抵故鄉上拜翁顏慈大事妾已了致命夫何疑
闔扉復自經決絕無徘徊謝子居比鄰聞之爲歔歔憶與
太史交羨其志崔嵬將崇忽又圯不覺心悲哀今亦可已
矣有婦賢如斯表揚先草野因作輓歌詩誦之向當路庶
幾聞丹墀 旌命一朝下可以激衰頽莫言非中道偉節
不可譏

題高祖王父光祿公手書第二疏草後

董 燧

故明神廟無適子恭妃所產宜君王何來鄭妃恣房宴有
子亢寵干乾綱大高殿中誓語密金書玉盒先襲藏時呼
都人忤慈聖每云待適欺廟堂皇后冷落恭妃遠廷臣憤
懣言難昌是時高祖職中儀特發大難排天閭世子齒學
古有禮豫教斯耀前星芒飛章丹地未省視復救廷杖詞
煇煇陛下孤立誠切直宰相顛倒彌激昂已分骸骨化碧
血偶蒙削籍南還鄉後來國本久乃定猶爭槎擊殘忠良
何況龍漦孽方熾隻手砥柱狂瀾狂國變事餘二百載史
臣誦畧頗不詳兩番諫草幸存一白簡字字凝青霜

談烈婦歌

張鴻恣

停我杯擊我缶慨當以慷兮歌我談烈婦烈婦只知死從夫慰姑舅豈知清風勵俗揄揚學士文人口親白頭孤黃髮百年教養宜磨折無子女有叔伯吞金斷頸不嫌形毀而性滅送夫君安窀穸三尺紅羅接素帛徘徊北面端挂靈幡側生則同衾死同穴婦從夫死後先未及四十日又聞蓋棺時生氣猶奕奕內縞衣兮外衰絰層層帶鈕數百結噉痕淚漬斑斑血嗚呼烈婦得其死慰死慰生兩全耳鬚眉不見立綱常大義奇行敦女子談烈婦千秋萬載此姓氏水不能浸火不燬我歌不可長我歎不復已聊寫一

言代哀誄佈告 明廷彤管史

田烈女

董承勲

日色慘澹天晝暝
瑟瑟帷風鬼瞰影
杜鵑血淚染絲綸
霜花泣月芙蓉冷
良人未識嬌鸞孤
柔腸百鍊堅不磨
珠襦玉匣棄勿用
從容一死隨泉途
貞心炯炯乃如許
竚看綽楔 褒天語
千載芳名重鼎呂
董家婦田家女

松柏詞爲貞烈田甥作

紀復亨

明月耿青松飛來孤鶴語
宛轉有餘哀下有田氏女
歲誦詩書十歲織流黃
十三佐中饋及笄許董郎
不知處似說遊袁浦
隱隱母歎息兄弟私堂廡
三解堂上何

區區郎死不復疑母弗防阿女女轉防母知四解含笑語阿

母東家數接取叶奈何阻嫺情與母整簪髻五解母去帷房

空女死始從容重重束縞素物物自緘封六解牀頭朱絲繩

畢命手所緒孤燈青熒熒芳魂向何處七解母歸枕尸哭舉

體梅檀香兩家請合葬松柏鬱相望八解

袁孝子詩

嘉善沈裘燦英

孝道本庸不尚奇奇處偏從真處爲創格一空千載上區
區只有鬼神知吾聞汝南袁孝子清操往往聞鄉里早年
喪偶王維楊同居有弟姜肱被其他志節難具陳感天孝
行情彌真孝子少年有奇遇道人持贈醫家具金刀銀鍼

及仙方但云寄汝杳然去種就杏林家漸充自謂奉母免
尸饗豈知奇遇非偶爾曲成孝行荷天公阿母抱病病甚
篤呼天搶地嗷然哭倏傳夢語病可蘇不是龍肝命不續
孝子聞言且忖量徧訪醫書總未詳世上人間無此藥我
欲求之誰可告念我生庚辰屬辰龍肝直欲取諸身況逢
仙授有金刀仙方鍛鍊有神膏取肝憑仗仙人力非此何
以報劬勞宵來歸向房中宿對天坦露皤然腹持藥持刀
默禱天割然一割隨瞑目氣息奄奄一綫爭空中彷彿有
人聲爾欲取肝肝既有醒來呶喔聞雞鳴俯視胸前血未
乾突出猩紅半片肝奇哉肝若從天與縫卻創痕勉強起

嗚呼噫嘻哀孝子古來刳股能有幾況是劊肝不顧身母
子安全俱不死豈忘髮膚在歸全當日專求母病痊療得
膏盲心願愜頓忘曾氏頌冰淵此事隱諱密且周強自支
吾舒母憂親戚兄弟都不聞從此增年到白頭竭來潛德
秘莫宣劊口淋漓未泯然一朝顛躓傷痕裂元神未復轉
纏繚醫來那得知其故再三叩詰稍吐露此時子弟皆在
傍耳聞不覺淚如注孝子還恐母心傷戒言慎勿語高堂
醫者大聲告親知非常之孝人難爲一時傳誦到官府縣
令羅公深異之到門訊驗長太息急急表揚遂敢遲官司
旌額重紛紛大書特書志乘文要使維風且振俗絕裾之

子聞未聞孝子初心不及此祇求療母延暮齒母體差安
兒亦安外來旌揚何足喜孝子盡孝不愛身愛身便不得
其真區區一心聊自盡爲智爲愚向誰陳

雜詩

施國祁

出門火伴慣經營賣假由來少賣誠石暈犀通妍易取蠟
言梳貌售偏成斷須不二名時價勿使相干變物情往記

南潯區辦好金釵札語最分明

江村消夏錄趙文敏八札
第一與直夫姨丈札畧云

金釵一雙重二兩望姨丈親自看視那換打造發去其餘
有可于南潯辦者望用情區處南潯不必辦者已屬師舅

往平江
辦矣

漢傳文頭幕馬蹄字周原不禁河西齋輕錢貫無方孔估

定銀流有額題

案此錢俗稱洋錢亦云番餅出于和蘭佛蘭西千絲臘俄羅斯諸國載至閩粵洋船

其文有馬劍雙燭花籃等名而以人面爲恆貨卅餘年來通買中國每船率鉅萬數其銀色中等平圓徑寸餘無孔厚約分許秤重曹碼七錢三分五釐沿邊皆有番書數目字內地銀牙與各省銀貨及通寶合值流行較之銀貨無水色高下分兩輕重之辨比之銅錢無盤數多少舟車搬運之勞近來商賈無不以此錢權百貨皆私便之貨居然權管權童眸率爾辨高低錢既通用卽有僞造者店覓年少者估之真僞無不立辨且計值通寶幾百幾十文縱有市價低昂不過小小虧折農人尤便之萬千若箇深藏穩紙裹桑皮得便攜

誌異

紀峻

仁人視弟兄素云肉與骨末俗視弟兄何殊吳與越不思生生初氣義本一脉嗟哉我弱弟孝友性所發生前多自

奇死後更咄咄我遭二豎祟一病五閱月服藥病轉淡淹
淹息如髮三更不成寐孤燈明復滅我弟飄然來欲語先
嗚咽爲言親年高不堪再顛蹶弟帶不自思兄何不自惜
勿藥當有喜此義見周易若再誤庸醫空作溝中瘠悽悽
聽斯言恍忽記一一尋思頗奇異強謝參與朮氣體竟以
舒轉轉心安適旋復半月餘身健如恆日感爲治牲酒再
拜臨其穴弟言猶在耳弟容不可卽反不若病中庶可依
魂魄含淚誌數行弗使等虛擲南枝謹案乾隆庚戌先君
年二十三時季父沒已三
年矣季父至行不勝書而此事更奇異也季父諱
方虎字炳章喜繪事又善吟詠卒時年僅十八

水巡船

夏蔭棠

一聲呵喝來縣官捉船何爲哉捉船言將赴水巡吏胥歡
喜船夫哀船夫船夫爾莫哀輸金乃免當官差日日輸金
苦不足供伊買笑倡樓宿不管估船夜獨行蘆荻蕭蕭風
蕭蕭

婦某氏憫其夫將鳩之夫覺食有異持鳴官官離棄
其婦原婦罪

金錫桂

長官新到禁浮薄半夜張燈捉賭博羣胥洗手謝陋規一
錢不入私囊橐有愚者氓娶美妻疑妝媿變空閨啼雄飛
繞樹求野匹雉鳴得牡憎家雞開筵召夫置精膳腐腸藥
物盃中見夫驚持盃鳴諸官傾市願看包鐵面官不坐衙

西日斜市人漸散心咨嗟明朝但聞女已嫁故夫獨自歸
其家尹翁歸趙廣漢神明各噪扶風傳官縱別有鉤距法
奈何不下一筆判市人不識長官意影事訛傳竊竊議妻
毒夫死妻不治賂具何妨重準備

紀孝子宿墓圖詩

董蠡舟

嗚呼萍翳何不仁昭陽歲杲月淫雨將二旬田廬漂溺塚
破屍沈淪紀君之親墓高地非水衝浸淫已沒馬鬣封先
人體魄委之洪流中將毋暴骨中原同人子何地可自容
爰棹扁舟居墓側量水增減晨昏測朝量一寸增孤兒淚
一升墓量減一尺不啻百朋錫日日持竿測不已何時得

見墓出水墓出水修復完兒雖溘死心得安孟秋既腊日
加午雷電以風復大雨絕維折舵力莫施舟如一葉從掀
舞隨風播蕩數十里已分湛身蛟室底願緩須臾且無死
孤兒得見墓出水稽首籲天天有耳一語未終絳木止自
夏徂秋七十日若斧若堂看盡出墓出水修復完歸未浹
日天遽下玉棺孝子身死心已安英英諸郎君志行芳且
潔丹青圖寫揚先烈已見旌門標綽楔孝子之名垂萬
春此詩此畫示後人人人不忍死厥親嗚呼萍翳何其仁

捉船行

董恂

年年三月春水生漕艘打鼓飛帆行今年阻淺行不得篙

師縮玉真無策縣吏今朝盡下鄉有例捉船云載糧捉船
載糧船數足捉船索錢難滿欲朝廷正供官長符那知徒
飽奸胥橐大船有錢可潛避小船無錢復誰替捉船計已
出權宜誰料捉船還有弊嗚呼載糧捉船尚如此催糧捉
人更何似

補遺

贈湖州二沈筆生并柬潘隱君

長洲

虞

堪

克用

沈郎兄弟茗溪客藝絕

一作出

蒙恬入品流十載舊遊渾似

夢一番相見又逢秋扁舟夜雨來滄海滿目風塵易白頭
歸去定尋潘處士爲言無事狎羣鷗

寄湖州潘公穎

虞堪

看花長想曲江春燕子東風聚散頻君向水晶宮裏住題
詩還近玉堂人

施架閣池上夜飲聯句

潘公穎明發將歸南海

虞堪

槽頭醪醕倒不盡池上梅花開欲齊今夕好懷良足慰

穀

百年哀樂若爲題銀燈綉

一作

席珊瑚爛

敏

綵筆聯詩錦

繡迷細雨作花簷際落

堪

清歌如縷拍中低渾忘司馬青

衫溼

毅

似聽宮鶯綠樹啼公子金猊燒篤褥

敏

美人犀筋

勸駝蹠也知北海能豪傑

堪

況有東方善滑稽腰細舞低

翻弱柳

毅

手纖盃重壓柔荑先判五夜同傾倒

敏

未信三

邊尙鼓鼙倏忽年華梁旦暮

堪

風流人物晉東西江湖空

闊鴻偏到

毅

梧竹高低鳳獨棲乘興放船來笠澤

敏

散愁

投轄憶潯溪襟期久矣

一作

交如漆

堪

笑諱

一作

積然醉

似泥潮漲空灘移舫

毅

雨晴何處看鳧鷖會須發達攄

幽憤

敏

慎勿登臨動慘悽失喜今宵是何夕酒闌起舞忽

問雞堪

○按呂敏字志學無錫人元末爲道士洪武初官

無錫縣學教諭著無礙居士詩集攷虞山人詩有與

呂志學夜坐詩此敏卽呂敏也穀姓字無攷

又虞山人詩作穀鼓柅棄作谷亦未知孰是

志餘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三

李昉太平廣記國朝明錄晉建武中剡縣馮法作賈夕宿荻塘見一女子著縷服白皙形狀短小求寄載明旦船欲發云暫上取行資既去法失絹一匹女抱二束芻寘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絹法疑非人乃縛兩足女云君絹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鷺烹食之內不甚美

鄭元慶湖錄潘之藻云吳彩鸞所書唐韻真跡子曾見之南潯董氏其時董生洲司鐸紹之上虞子訪之暇時出以示子其裝潢甚精緻如今之手卷式展卷則逐頁兩面皆正殆所謂旋風葉者是也自始至末如小冊頁合

而成卷襖法亦非凡手其所收韻較多他本頗有奇古
字書法酷似鍾繇骨肉勻稱筆筆欲仙墨跡如新真希
世奇寶也卷首尾有宋徽宗玉璽泥金書題句并各名
人題跋

董斯張吹景集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淳黑如漆
鈕亦不甚闊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
二字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
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爲
土蝕結字極奇古韞藉微帶八分對字臉字創體尤詭
語亦娟娟深秀的爲徐庾手筆非唐諸家所逮魏晉碑

板灰冷煙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卽今六代風流不盡
如玉謝堂前燕者賴此一照子猶可想像百分一耳○
此銘載蜀藝文志傳爲孟蜀時物恐未爾字畫絕不類
唐以後習氣那可以耳爲眼耶弇州云似隋煬帝語此
老故具眼然王先生猶未見字畫也考博古圖以爲唐
瑩質鑑圖中載二器其一較余所藏銘多八字亦有小
異末云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鐫書玉篆鏤影清銅晉殿
清銅語殊可笑其一銘亦三十二字但末句云綺窗繡
幄俱照秦宮視俱含影中語霄壤矣余所藏確爲六朝
物宣和二器當是唐人依倣六朝爲之者

學齋佔碑載
迹跡山郭家

崖石臺鏡銘與此正合且云取鏡有風雨聲其神異抑寓言耶○閔子京曰張君房麗

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賜以妝鏡其銘云云遐周所藏鏡銘亦爾豈嚴媛奩中物因蜀亡兵燹塵埋郭家崖幾八十年至景德中始呈皓影今遂歸董郎玉臺耶芳魂在鏡當呵之爲董郎捧砌

張鑑蜀石經毛詩殘本跋蜀石經毛詩殘本自鵲巢首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起至邶風二子乘舟章止癸亥冬余還湖州見於王雪浦處未及假閱旣而雪浦寄吳門裝潢爲友人持去以影摹本還之雪浦乃以影摹本見

寄昔人謂蜀石經毛詩爲廣政七年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而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是正者則其與今本多不同無足爲怪聞錢唐趙氏小山堂舊有蜀石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疑卽此冊而又佚其半如後漢書寶融傳注引谷風作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與此略同則其寶貴宜何如乎甲子立冬日

范錯攬葑山房漫記王雪浦曩從書賈購叢殘碑帖中有蜀石經召南邶風二卷召南闕敘文及鵲巢首章注尚存半邶風完好字法整勁墨色古潤爲希世物余按樊榭厲氏詩云孟蜀石經僅一卷張紹文筆嚴形模周南

疑誤辨朝字月令注釋亾哥奴似厲氏所見乃周南一卷今又不知流傳何許嗣雪浦家中落不得已歸之吳門黃氏茲道光六年石經精舍摹刊者卽是本也

陶鑄題華嚴經後右宋板華嚴經幾卷遐周居士得之以授沈彥老彥老又屬之某師旁求全經不可得神物未合而延津之劍已挂遐周墓上矣某師因單錫潯溪求吳文學書宗全部以竟遐周之志遐周已生兜率而某師僧臘七十受持此經以老于潯溪兩人在華藏中當云把臂香林並蒂蓮胎者乎

殷赤珠跋宋本華嚴經歲庚辰及門閔子右端讀書法華

庵中夏六月予以齋樓面西爲烈日所逼亦往避焉至
則竹風荷露幽韻撩人鳥語蟬吟清音悅耳蓋不啻出
洪爐而來淨土矣又嘗與範六伊音大師揮扇談禪一日
者範公出其所藏宋本華嚴經示余蓋大中祥符五年
五月流傳至今者也乃閱未數葉範公遽曰君其爲我
綴數語于其後隨取最後一卷置余前展而玩之則皆
里中名人跋語也而先大父亦與焉時年八旬有六迄
今恰閱十載嗚呼遺文尚存音容何在展誦之餘曷勝
愴惻謹謝大師不復能吐一語矣

朱國禎湧幢小品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

過此而微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滾馬圖一卷
僧世守之袁胥臺成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
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卽御書所創處也
今菴閣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
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益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
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于大宗伯潯陽
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
乃孫青芝祠部問于祖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益妙畫
通靈必鬼神所寶化去久矣

范鍇華笑廡雜筆南潯鎮舊有狀元坊鎮志坊在鎮北爲

宋紹熙甲寅覃恩狀元龍圖閣直學士張定建湖錄科
目名表宋紹熙四年陳亮榜進士張定字雲峯烏程人
龍圖閣直學士紹熙五年覃恩釋褐榜進士萬夢實歸
安人沈柳橋云吳興備志選舉紹熙四年陳亮榜進士
爲陳湘俞灝丁端祖劉泳之朱甲李岑陳至施一鳴陳
璧九人並無張定攷趙翼陔餘叢攷云宋制太學有積
分之法分上舍中舍下舍當云內舍外舍以遞爲升降亦多至
數千人按宋史選舉志三舍之法始于徽宗崇寧而成
均試太學生并別有狀元之目癸辛雜誌解褐舍法下
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

殿

解謂鄉舉之試省謂禮部試殿謂廷對

或特旨徑行解褐

此言中等之兩優也若上等

等上舍無有不徑行解褐不待特旨矣

其釋褐恩數優者謂之狀元

謂恩例同

進士第一人耳俗稱爲狀元

擇日子崇化堂鳴鼓集眾諸生兩廊序

坐狀元襴襖立同舍班俟指訖詣堂上香案前望闕謝

恩是也然則由鄉舉貢舉者曰進士出身由學校而升

上舍者曰上舍出身宋志各爲科目宋史列傳凡由進

士者曰起家進士曰舉進士或曰中進士甲乙科其及

第者則曰中進士第曰進士及第曰第進士由上舍而

仍就禮部試者則曰以上舍中進士其免省試而徑廷

對者

此上舍自爲廷試不與進士同試

曰以上舍中第其徑授官者曰

以上舍釋褐或曰以上舍兩優釋褐其他以諸科以祖
蔭以父任最爲明晰蓋宋制得人進士最盛次則太學
諸科皆不及也吾鎮之張定備志不載誠以由上舍釋
褐之恩數最優者耳郡邑志皆列于進士表咸謬卽萬
夢實與張定同于紹熙五年由上舍釋褐宋世殿試未
有不載帝紀者紹熙五年無之芷畦先生湖錄似未達
上舍釋褐恩優者亦有狀元之目故疑爲上年之榜又
以萬夢實爲進士均誤也吾願後之修志者于進士後
別立上舍一門或注明上舍釋褐于某人之下

郭彖睽車志吳江檀邱村人陳布袋業匠氏其婦家在震

澤淳熙辛丑有故來謁其外姑將至路逢相識金大郎者相揖而過陳先聞金死月餘矣私怪之欲至妻家謁其信否入拜其外姑又拜其妻祖而伏不能起挾掖已不省人昇卧榻上手足拘攣若被執縛狀閱兩時頃方醒始言路逢金事方拜欲起時金忽自外入直控其頸卽覺昏憤若有人捧之東去海岸山巔執問曾見金某日爲某事否對以與金初無干涉皆不知之旁有人持文書展視云誤矣卽執陳投別一山上乃自尋路歸自臨安由德清所過街衢人物不異常時至潯溪距震澤十八里見嶽祠甚雄面正向北門外路平闊七八丈入

者紛紛絕無出者凡其所識近亾沒者往往見之潯溪
素無嶽廟心獨怪之既入門欄楯皆純鐵有人叱之出
曰汝未當留卽由路東還過市橋後遇金露首有人驅
之甚速陳問何匆猝如此金且行且應曰被急取案追
攝對公事耳陳徐至家若過高阜甚峻有人自後推撲
遂醒

鈕琇臨野堂別集桃墩舊有宋大臣吳充墓充之後貧不
自存鬻其墓之土於里人顧姓者顧遣人平其封發石
椁充赭袍碧帶偉焉如生見風忽化兩夫人朱氏戴氏
金釵及纏臂之屬光燄猶新其墓誌則賈平章筆也按

賈與吳不同時蓋吳之後人乞賈爲銘耳桃墩亦吾邑

地去吳興之南潯可四五里許

按舊志並載陵墓今移入志餘又沈彤震澤縣

志曰府志云顧治十八年鄉人洛河得石碑一具墓誌石一座半已滅沒惟碑額題吳樞密院使鳳贍云名充吳江錢志因之今按宋史本傳充爲福建人元豐朝卒于京師又吳氏家譜充賜葬于河南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神宗御題阡表在桃墩者乃充八世孫四川重慶府巴縣知縣端朝墓端朝次子逢龍誌其壙其墓碣大官磚刻康熙四年水患鄉人挑泥得之然則府志鳳贍所云誤也

孔行素信齋類纂宋末叛臣范殿帥文虎行兵擄殺不可

言狀國初及宋末所得湖州南潯及慶元慈谿等處田

土皆以豪勢奪之者至正壬辰紅巾寇犯杭城其孫范

靜善爲錢唐縣尹者從逆劫官庫克復後伏誅田地房

舍皆沒入官妻子以慶元喪日嚴所謀幸免其禍范之妻日嚴之異母姊也日嚴以同父之故痛其犯刑乃以重賂贖之其義亦可尚矣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獨孤名淳明天

台人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嘉興天福寺僧慈力精華嚴教法其
女兒陳自幼能書適南潯姚氏中年喪子女遂一意奉
佛有手書觀世音普門品趙榮祿題其後今天福寺不
知何在亦不見志乘獨賴魏公筆妙流傳耳誰謂翰墨
非護法金湯耶

宋雷西吳里語吳興善畫者當以曹弗興爲首稱趙孟頫
亦入妙品其下則王蒙趙雍錢選唐棣張文樞胡欽亮
徐士元孟玉澗莫廷錫諸人今鮮其倫矣

徐獻忠吳興掌故集王升字晉叔德清人其子名軫仕爲
崇信縣令升寄書云自舊年十一月初二日南潯別後

至今年凡四得書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首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時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物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凡事清心潔己以廉自守治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不可縱恣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覩也此書寄與御史臺勾管宇文桂被太祖皇帝搜出特詔獎賚之仍令有司除本戶雜役

又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卜居吳興戴山東洪武初仕至太常寺丞兼直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卒葬九里岡郡志因其爲潯陽人遂訛以爲南潯土著甚謬

高士奇天祿識餘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萬三云錦衣玉食非爲

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似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縣

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

洪武初每縣分人爲哥疇郎官

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首

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吳興民

沈秀貲富侔國會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留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戍雲南

董斯張吳興備志留青日札云沈萬三秀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京會同館乃其故宅初居東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瀦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後流雲南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得漢傑之子曰玠者

擢員外郎受官辭祿上器重之至今傳二家子孫在流
所者尚富或云善黠化術○劉三吾撰沈漢傑墓誌沈
之先爲吳興人後徙長洲之東蔡村萬三諱富字仲榮
與其弟萬四諱仲華率先兩浙輸其稅爲石者萬又嘗
獻白金爲兩者千百以佐用度太祖却之不得乃俾造
廊房者六百五十披甲馬者千以萬四曾孫玠爲倉曹
戶部員外郎玠之父曰漢傑卒葬南興隆蕩之北先外
舅東樓公則云仲榮子茂旺國初獻白金千錠黃金百
斤凡京城廳宇街道橋梁甲馬錢穀之類多取資於沈
乃以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爲戶部員外郎坐事當辟

以營建工未就但黥其額後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工畢盡錄其家發遼陽戍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至今吳民樹額之重坐此

近峯聞略

又農田餘話云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夜于月下視蒲萄影有悟出新意以飛白書體爲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筆迅于行草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死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見之張按田子藝畱青日札沈貴字仲華湖州南潯人豈卽其人耶

紀氏族譜紀童官字彥恭號存石爲紀氏三世祖有度量

喜結納爲鄉里所推重一日假寐夢至太湖之洞庭山
值有扶乩者遂搖筆書云我是南潯紀彥恭偶然飛夢
洞庭東生平不負千金諾特與君家判吉凶隨其所叩
一一應之及覺歷歷可記後其人來潯相訪曰公之精
誠上躋仙儕矣又里人有之松江遭橫逆者被執詢知
南潯人則曰識紀彥恭否眾詭曰識之遂釋一人歸曰
若請彥恭至當盡釋之公爲一往皆得歸

李樂見聞雜紀吾鄉邇遠人家子孫貴顯其祖父未有不
始於篤樸儉約者董潯陽先生之祖不識湖州府偶及
見問這大牆門是何人家父封翰林編修字良儀平生

款客未嘗設饅頭一日施西亭憲副訪之亦止設捲蒸
座客笑曰董良儀饅頭一生喫他不成矣蓋儉則殺生
少用度節爲天道所默祐故子孫並發云

朱彝尊明詩綜趙金字淮獻烏程人布衣正德中詔徵不
起○靜志居詩話徵士居南潯著書闌闌間入其門者
有如深壑恆坐小艇出入五湖陶然自酌南坦箬溪二
尚書結峴山會造廬請入社不應也年六十營繭室斂
平生齒牙爪髮之已脫者洗滌而囊盛之以爲殉葬之
具賦全歸詩三章又自爲生祭文輓詩自是不復出年
八十九而卒其詩不蹈時習取境故超

胡承謀府志引野人閒話南潯一人偶遇江西林春元善相術相之曰公神色有變亟歸可得終于室其人歸與婦計曰我死無恨但一事未了里某富厚聘某人女我爲之媒今父死家凋落我死彼必賴婚矣遂以家積千金爲彼通財禮令畢姻事且告之故女父感悟擇日成之其夜如夢非夢見神告曰汝命已盡但有陰德上帝已增汝壽果年八十餘而終

董恂志稿余山人月山善記問嘗從所親詣郡吏乞部使者所下狀吏重有難色約以厚賂吏乃持牒手示之山人方一舉目因躡所親曰第出而覆其辭所親復以核

吏不遺一字乃皆大驚人或口舉其歌詩至數十山人覆之不遺有難以多者至十數人皆舉數十山人益覆不遺當其舉時旁顧諧笑雜以酬答若不經意者人以此稱服見泌園集山人墓誌

紀氏族譜紀中字公權號西巖逸叟善詩文不樂仕進嘉靖十四年卒葬箋字二圩法華庵之東李給諫見聞野史載公一生無疾暮年頸患痰疔七子孫請醫公曰吾自謂終身可辭藥餌今垂老不免耶俄夢人撲其頸七次覺而撫之則已瘥矣子廷鑾字鳴之號居易充府掾選遷省祭好讀書性剛直爲郡掾吏架閣庫火直指使

者以事連府主親爲鞫訊強公任以脫卸之公忿然曰
向者乾清宮災亦是紀某放火耶竟不能屈

朱國禎月溪公行實母氏吳石松先生甥女也石松宿儒
甚奇公禮均諸子收塾中一年悉通大義董宗伯少二
歲亦同學其父翠榆與民畏公善每日吾兒儒若兒不
儒骨似勝之宗伯雖貴盛不少詘宗伯亦終身兄事之
誨家人曰此老嘗吹短笛颯強且有孫可善待蓋共學
時塾師以短日二字令拆七字公曰短笛悠悠吹落日
董赤喘徐之始曰短短書生動白日至是尚心折云
董漢策甦庵家誠先宗伯公未遇時在潯西法華寺同紀

氏諸先達讀書每三六九文期晡刻完三藝卽浮木板
載酒肴渡對岸綠楊下與諸公痛飲歸來題詩壁上作
擘窠字至今滿壁猶淋漓有生氣也○偶閱廢簾見先
大宗伯公諱刺大不過指頂足見古人謙謹如此今官
未七品便與尺幅爭寸許地矣此最可嗤

胡承謀府志引西山日記嘉靖辛丑會試稽駱二太史分
考時潘仲驂董份皆有聲公車潘以父難急進取賄囑
稽稽語駱曰茗上衣冠寥寥潘董二生稱一時譽髦吾
輩不妨加意一援手蓋借董爲潘地也時法網尚寬舉
子按籍可查二生獲雋潘後以報父仇毆按使者罷官

并發其科場事稽亦落職歸路曰我二人同事場屋稽
去吾可獨留乎遂請告終老

見聞雜紀吾湖先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元
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公大章董潯
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
以正郎同考取之逮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
禎二公不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
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又嘉靖壬戌會試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
考錄既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曾見會試錄否余應曰

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徐存齋不屬
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贓敗子世蕃正罪籍沒先生於文
字中蓋有以識其微也

范鉞潯溪紀事詩注明世宗實錄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戊
寅褫禮部尚書董份爲民以戶科給事中歐陽一敬論
劾故也又神宗實錄萬曆十八年七月辛亥先是浙江
撫按傅孟春等請存問禮部尚書董份以是御史萬國
欽上言份衣冠已褫猶然罪人也于此典未協乞敕停
止部覆以份被論削籍雖遇恩詔不在存問之例已之
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刑部覆浙江巡撫劉元霖題鄉官

董份縱僕招尤嚴遣章棬等嚴配王九齡等兩朝實錄
備纂份善文章長于衡鑒壬戌主考會試所取士多蒸
蒸向用位通顯者如鄒應龍李汶許孚遠蕭大亨孫鑰
楊俊民陳有年同列八座卿寺幾四十餘人而申文定
余文恪王文肅相繼首揆則本朝及第三人俱入內閣
者自是科始

見聞雜紀吾湖自嘉靖初以前古風猶在不意萬曆庚辰
不佞歸田至辛丑纔二十一年爾中間所見所聞唯湖
乖張詭異者不一繼今以往萬一又生他歟以費郡邑
大夫區處有世道之慮者詎能高枕無憂耶一董氏之

變尚書董公頗無大過其對不佞亦自認奴僕過多奴僕既多則爭趨賒利者不少田產廣大焉能價值盡平只宜出示聽愚民告之郡邑任其剖斷可也而伊孫祠部君不諳世故自出處分之語語一出愚民謂登其堂者即可袖金而還不旬日擁至大門者百千餘人主人閉門不納愚民羣聚罵詈吶喊隨之其後終以門客之言大約田畝十分之中退還原主二分喧嚷稍息代巡彭公臨湖淮狀極百紙分批郡邑一旬之內官差官船不知凡幾而支持浮費不啻數千金愚民自此唯知有利不復知有八座之尊矣二范氏之變司成范公子執

友也董氏亂方熾人有言范亦不免予入山諭其家人
毋私相塞竇徒費錢財一一聽之官司事方有緒可處
而司成快意日久不耐窘迫愚民羣聚狀大約如董而
董公何如胸次哉司成計拙居於城寓予勸其還第不
從昕夕不勝忿忿食不下咽彭院所准狀近六十紙當
時處分將完未幾而長子自盡矣又未幾而司成以家
難自經矣已而疏再上戊父母官罷王撫臺逮彭按院
此三吳未有之亂所損吾湖非淺鮮也易有云君子以
作事謀始董范所遭蓋謀始之未慎焉

又董潯陽先生份人但知其有過不知其却有過人處教

子課孫甚嚴整得前輩人體段待至親故友無所不用其厚可惜不免好勝之病

又烏程令袁公光字常熟人在任五載屢值水旱災錢糧屢虧正額停俸方開復停公不介意終其官自不差一皂快下鄉烏程人陰受其大賜不知也操履廉潔無赫赫聲其初任也不佞謁之會袁病不相值已而半載許彼此不相識一日公以公事下鄉至南潯先作一書致殷勤想慕之意約次日下顧詰朝天方明予未及梳洗家人報公已入門矣公能輕身以先於沈淪之仕宦殆不拘時套者乎

李樂續見聞雜紀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人
陸抑齋赴京訓其子而抑齋長子適初婚母氏不欲其
割愛遽行也余亦對抑齋述親友之意思家或成疾姑
遲其行何如抑齋曰若吾子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
莫說病死了我也不惜竟同去父爲子綱抑齋得之子
後登科官四川別駕

又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
送之大門外然董卻守少游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
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聞張莊僖公

永明潘尚書季馴

諸老皆然

又余讀書董氏拜三莊唐先生下顧董宗伯亦趨莊來唐
先生上坐宗伯與余在旁懋德侍立移時先生亦不命
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所以長久禮之爲助居多

吳興備志弇山堂別集盛事述中子先父登進士者萬曆
庚辰董禮部嗣成又三年癸未父道醇婦翁與壻同在
大位者嘉靖中吳太保鵬爲吏部尚書而壻董公份爲
學士無何亦遷工部尚書三代甲科同時俱在者禮部
尚書董份辛丑子南工科給事中道醇癸未孫禮部郎
中嗣成庚辰三代俱無恙又異典述中六部尚書非內
閣而帶學士者惟禮部有之董公份則以工部尚書帶

侍郎非本曹者董公復以工部尚書管吏部左侍郎事翰林以光學士爲重若講讀以下得超遷者誠爲異典董宗伯則以右中允遷

沈德符清權堂雜著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又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大宗伯一爲烏程董潯陽份一爲華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爲重且示意卽入揆

路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爲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
遂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爲請於朝得存問且加
太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
爲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爲次揆俱董壬戌所舉
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
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爲寢是年董之子給
事道醇沒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
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
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
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

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柴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待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兩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抨章更無此盛舉也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謚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儼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二愚侍御糾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游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呼羣起幾不獲生焉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膝

下游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醇時爲行人亦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鬪彼與僚甚眾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車游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臺卽首上疏偶知予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子在保抱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雋才與予善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

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
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次科隆

山亦第

笑史

又董潯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鑲姓名縫紅綾
作柬嵩以爲尊敬之也閩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卽取金

去後嵩敗董獨免交通律

噴虹筆記。按此事蓋惡董者飾言之當嵩柄國時朝士

孰不投刺安得便指爲交通耶倘金字偶有存留則交通之律轉難免矣智者似必不出此

又湖州董尚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
載歸至震澤舟沈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
之泅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

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
卽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

珊瑚

清權堂雜著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良岳物也蓋搜
剔洞庭西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
獻適聞汴京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
之者俱不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
太史病劇因仆之剗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
吳興董宗伯買之載歸過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
則一石盤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
此石之座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

儀部力諫以爲不宜畜此妖石適吳中徐岡卿漁浦來
屢目而屬意焉徐卽宗伯愛婿也轉以贈之徐復挈還
吳方議豎此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
莽中乃子中翰君欲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

金友理太湖備攷吳莊謝姑山詩聞說凌波大謝姑裝成
艮岳一峰孤瑞雲飛入西園去誰寫滄陽載石圖自注
云宋朱勔花石綱採大謝姑頂峰入汴置御苑艮岳明
季董尚書份購歸南潯其壻徐某乞之移置閭門外之
西園名曰瑞雲峯今園廢而石猶存四面皆踏布房石
已嵌砌入牆

石韞玉蘇州府志引顧丹五筆記瑞雲峯玲瓏高聳宋朱
勛鑿成由太湖運石船覆挽起失其座繼爲郇陽董氏
所得閭門下塘徐氏尚寶司某按當作徐太僕泰時富堪敵國與
董聯姻董以此石贈嫁載至中湖船又覆眾力挽之座
隨石而起徐置之半邊街東園中百餘年來園廢爲踞
坊乾隆四十四年遷於織造府西行宮內石之遭際
亦奇矣哉

張丹山溇錄同聲社正德中邵康山爲諸生時創此社以
文章道義相砥礪社共四十九人董份第二十有六逸
老社嘉靖中唐一菴所創社共十七人逸老續社四十

人董份居續社之第八

係一奎赤水元珠醫案大宗伯董潯老年六十七有脾胃疾翁以過啖瓜果而胸膈脹痛延子治翁門下蔣虹橋沈樂閒多藝人也翁素親信二公詰子曰症脈何如子曰症脈雖胸腹脹痛然易瘳也二公曰翁生平不能素食食輒瀉今不如葷者半月燕居好弈好看書好作詩文卽盛暑亦手一編不言倦日永亦不瞋今不親筆硯者月餘不櫛沐者七日它一切無所事事倦極矣諸名家如沈竹亭沈春宇金樗邱者劑備嘗之無益也而公何言易子曰諸公不過用二陳平胃加山查麥芽等消

導劑耳與症何涉蓋公傷于瓜果非麝香肉桂不能消此諸君所以不能愈翁疾也子以高良薑香附各一兩爲君肉桂五錢爲臣麝香一錢爲佐每服二錢酒調下之藥入腹胸次便寬再而知餓三服而巾櫛交接賓客如未病者又大宗伯郎君董龍山公夫人爲憲副茅鹿門公女年三十五病使血日二三下腹不疼諸醫診治三年不效子診之左脈沈滯右脈漏出關外診不應病子竊謂血既久下且當益其氣而升提之以探其症迺用補中益氣湯加地榆阿膠側柏葉服八劑血不下者半月彼自喜病愈矣偶因勞而血復下因索前藥子語

龍山公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積於經隧法當下而除其根也不可再澀公隨以語夫人夫人曰孫先生非誤人者識見往往出尋常宜惟命蓋夫人讀書能文聰明謀斷不啻丈夫故言下便能了悟卽用桃仁承氣湯加丹參五靈脂荷葉蒂水煎夜服之五鼓下黑瘀血半桶其日血竟不來復令人索下藥予曰姑以理脾藥養之病根已動俟五日而再下未晚也至期復用下劑又下黑瘀如前者半繼以補中益氣湯參苓白朮散調理全愈又大宗伯董潯老門下有馬廚者七月初旬病病二十餘日愈劇而勢甚獗時宗伯對余弈正酣而蔣虹橋

沈樂間報曰馬廚危在旦夕宗伯聞之推枰嘆息曰吾命吾命子叩其故語曰能廚者不下二十人獨此廚適吾意將恃之以娛晚節今病不可起奈何子詰何病將沈述其症大發寒熱寒至不憚入竈熱至不憚下井痢兼紅白日夜八十餘行腹痛惡心汗多神氣倦甚究其脈不吉下痢脈洪大者死細微者生今洪大逆也子曰痢固忌洪大寒熱亦非細微所宜其中必有故二公曰幸一往決之潯翁欣然握余手偕行至宅後橋余入門同居數十家皆執香拱立以伺予究病所由起渠謂過客眾廚間燥熟食瓜菓菱藕過多晚又過飲御內而寢

于樓簷之下次日卽寒熱腹痛因而下痢雖得其病症
尚未融通一治法因沈思之不覺行至橋而潯老猶立
而竢子見子無婉容知病重遂置不問如前握余手而
回蔣沈謂子可治否子曰邀老先生之寵靈偶有一得
迺背水陣也人參白朮石膏滑石各五錢知母炮薑各
三錢大附子炙甘草各二錢作一大劑煎之蔣沈將問
子潯翁卽命近侍煎於其側不欲蔣沈問也熟則付飲
之飲訖卽睡明日巳刻二公鼓掌來言夜來痢減半汗
吐全無脈亦斂矣再用人參石膏白芍藥滑石各三錢
炮薑肉桂知母各二錢炙草附子各一錢服後瘧止痢

又減半飲食漸進神氣漸轉改用白芍藥酒炒五錢人參白朮滑石各二錢甘草陳皮炮薑肉桂各一錢三劑而痢全止飲食加漸就安矣蔣沈問曰公寒熱均投劑何名也子笑曰此滑公所謂混沌湯也潯翁躍然喜曰先生能起垂斃之人而生之余詩冊中臨舊虢國之舉非虛語矣

續見聞雜紀湖郡伯栗公祁

山東夏津人
壬戌進士

絕塵之守清瑩

可愛尤不可及者尚書董公係其大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懲治不少貸

汪曰楨潯軒董志藝文載董份敝廬始成曹侍御過訪見

贈次韻奉荅詩云故里初營水石居擬將蕭散當園廬
漸栽蘿薜思成幄愛種芭蕉爲學書卧向烟雲朝日過
坐依河漢晚涼舒非君載酒追懽宴誰慰談元寂寞餘
今攷泌園集此詩首句故里作帝里蓋指都中邸第也
乃改竄編入溇志謬矣范氏溇溪紀事詩注亦沿其誤
陳尚古簪雲樓雜說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
曾與申相國友善然子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
汝不能自存往必有濟及沒其子遽往謁公公瞿然曰
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爲賻無何烏程董尚
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冰人

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微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爲介某已授公指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爲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沈登瀛南溇備志章氏吳興舊聞補引聞門錄云尚書董潯陽孫青芝爲禮部主事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爲歡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徑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果驗人服尚書先見余謂此條不必存所謂變亂

黑白者也讀謝在杭肇湖伯念詩集序可見

按序云宗伯公方以

計然之策起家劑素封於江以南伯念弗善也獨折節讀書既成進士投禮部郎抗疏削籍歸居無何董氏難作宗伯公不愛重貲以與黔首媿一二眈眈視者欲得而甘心焉數矣卒以伯念故止是時徵伯念事幾殆

紀氏族譜紀濂字宗周號明齋嘉靖丙午舉于鄉計偕入

京分宜慕公名延爲賓師公處之泊如講課外不干預毫末嘗有某總兵被誣失機罪當斬求救于公公憫其無罪死又不屑以事干相國中夜繞案行凡數十百匝僮僮以報相國急趣于世蕃致問公始爲言之越日某總兵復職投刺謁謝再拜奉金幣公愕然力却之後謁選光州知州

見聞雜紀分宜柄國子世蕃熾惡延吾溥上紀明齋濂訓
其子館賓二三載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卻以禮義自
閑嚴氏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士之善守其身者乎

袁宏道錦帆集烏鎮沈若耶者鐵匠之子也方周歲卽隨
父來溥而祖居不廢時往來其間後于烏鎮從師讀書
一日侵曉抵溥過東藏寺徘徊塔旁見側門半啓排闥
而入見一僧危坐注目視沈曰與我有緣贈汝一丹服
此可益智長年遂拜領而出行里許復還問如何服法
而塔門已閉訪之寺僧曰此封鎖久矣從未嘗開也生
奇之袖歸吞服後果文思頓進入歸安庠終身康強無

病壽九十餘

補遺

高

吳興職官補遺引日損齋續臺從仕郎陳君常之

晉陵人子二人長文照次文杰今爲從仕郎池州路東
流縣尹女二人適鄭天錫鄒通德孫男二人在室孫女

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檢夏某

按元代巡檢姓名無一可攷僅見於此然據明

史地理志及讀史方輿紀要後潘司巡檢移於南潯實在明末而此稱南潯鎮巡檢豈元時已然歟